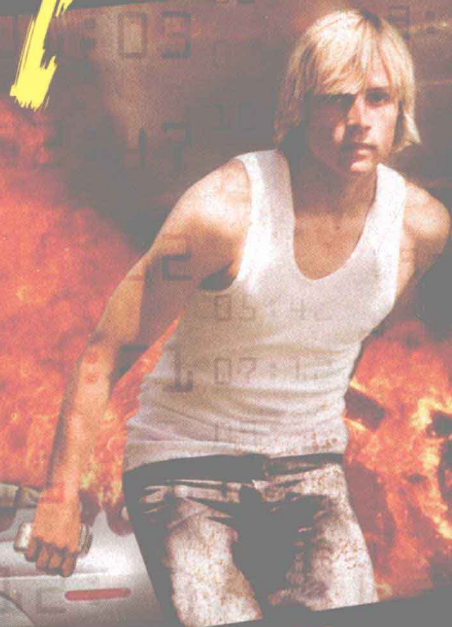


1月 JANUARY



冲出重围 少年通缉犯

365

[澳大利亚]加布里埃尔·罗德◎著 杨 鹏◎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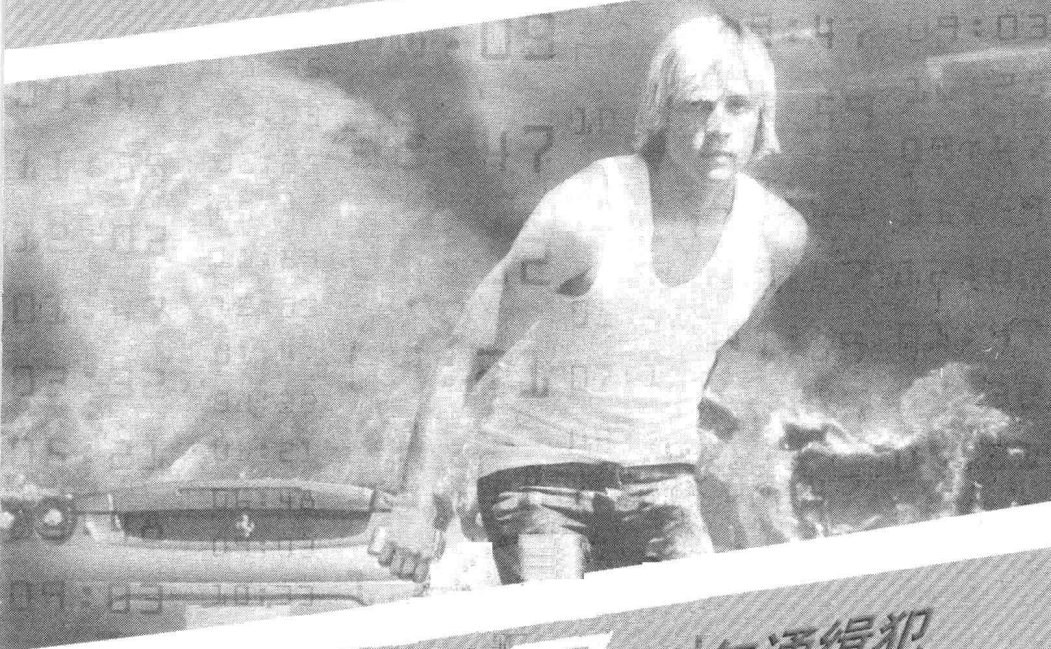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月

JANUARY



冲出重围 少年通缉犯

365 

[澳大利亚]加布里埃尔·罗德◎著 杨 鹏◎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通缉犯/(澳)罗德著;杨鹏译.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3

(冲出重围 365;1)

ISBN 978-7-5395-4204-1

I. ①少… II. ①罗… ②杨…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353 号

少年通缉犯

——冲出重围 365

作者:[澳大利亚]加布里埃尔·罗德著;杨鹏译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93 千字

印张:6.375 插页:2

印数:1—10110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204-1

定价: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出 版 说 明

为配合故事的倒计时风格与紧张、惊险、悬念丛生的故事氛围，原著正文采用倒序的页码编排方式，本书对此不作改动。

特此说明。

编 者

冲出重围365 CONTENTS

目录

12月31日 新年前夕
里士满市洪水街 193

1月1日 还有365天
特里切利海湾 渔船上 188

1月2日 还有364天 164

1月3日 还有363天 153

1月4日 还有362天 149

1月8日 还有358天
里士满洪水街 家里 143

1月9日 还有357天
里士满威尼斯路 纪念碑公园 111

1月10日 还有356天 103

1月11日 还有355天
弯木区第一大道 弯木陵园 067

1月13日 还有353天 051

冲出重围365 CONTENTS

目录

1月16日 还有350天 049

1月17日 还有349天 047

1月19日 还有347天 042

1月23日 还有343天 040

1月25日 还有341天 039

1月28日 还有338天 036
墨奎利山 乔家咖啡馆

1月29日 还有337天 033
圣琼斯街38号 藏身处

1月30日 还有336天 027
里士满洪水街 家里

1月31日 还有335天 021
自由商业中心 停车场

月

JANUARY



我用尽我全身的力气猛击孔盖，但毫无作用。

现在油已经没过了我整条腿，到了腰部。我不得不举起手，以免碰到那些让人窒息的冰冷东西。

油无休止地灌进来，我能感觉到它没到了胸口，我几乎没法移动一下胳膊或腿。那恶臭使人窒息。

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家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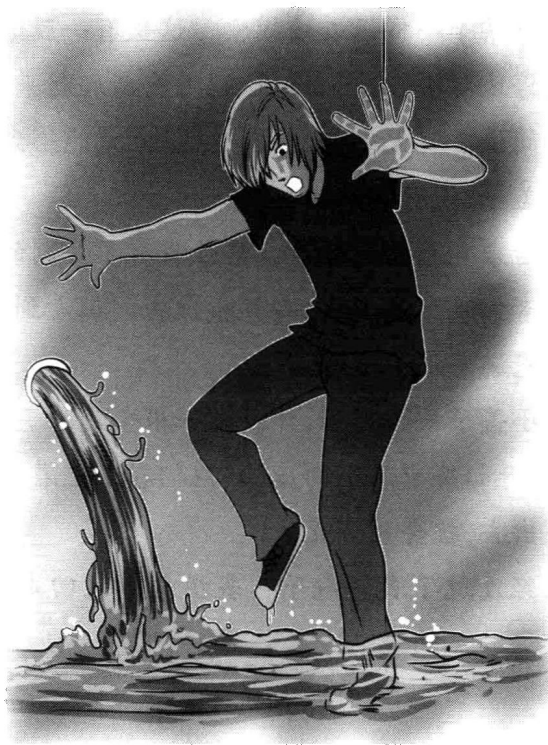
我闭上眼睛，想着嘉碧，她正毫无知觉地躺在医院里，我祈祷她能挺过来。我想着可怜的妈妈，她是那么孤单无助。我想着爸爸，他以前把溺水的我救了回来，但我知道现在他帮不了我。爸爸是那么信任我，但我却辜负了他……最后，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博吉斯，希望他能信守对我的诺言。

油淹到了我下巴处，我深吸了一口气，闭紧嘴巴。油很快爬上了我的脸，我吐出淹到了我唇边的臭油，绝望地绷紧身体，尽量把身体移得更高一些。我的头紧紧地贴在了油罐的天花板上，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现在，油随时可能没过我的嘴，然后是我的鼻子……接着我就会死去。

处，开始往上爬。我的头撞到了孔盖，我用力敲打孔盖大喊：“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啊！你们不能这样！”

散发着恶臭的油仍在汨汨地流进油箱。我爬到能挤进去的最高一个台阶，蹲在上面，使出全身力气，用后背和肩膀推孔盖，但孔盖纹丝不动。

我缩在最上面的台阶上，祈祷着油不要再倒进来，但它并没有停下来。我能感觉到那恶臭的、黏黏的东西没过了我的脚，然后是小腿，然后是膝盖。



圓圓的洞口，小腿撞在鐵梯上，撞得生疼。我想爬出洞口，但紅汗衫狠狠地踢我，逼着我又退下去，然後他拉過蓋子蓋上，差點把我的手指夾掉。

裡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扶在鐵梯上，瘋狂地開動腦筋，想找出一個逃跑的法子。一旦他們走了，也許我能打開蓋子出去。我推了推蓋子，但它牢牢地鎖着。

晚上 11:56

我像個瞎子一樣沿着牆摸索。這裡有一股油臭味。我的腳不停地打滑，我不斷地從地上重新爬起來。油罐大約有一間小浴室大小，只要我踮起腳，就能够到頂。除了那個蓋子，沒有別的出口。

突然傳來金屬的刮擦聲，這讓我有了片刻的希望，以為綁架者們改變了主意，要放我出去。但看到的景象讓我心裡充滿無法言喻的驚恐。

一個小蓋子被移走了，伸進來一根金屬管。幾秒鐘後，管子就開始噴出濃稠的廢油。他們在往里灌油！如果我不快点出去，就會被淹死。

油已經沒過了我的鞋子，我摸索着往回走到鐵梯

去。”红汗衫扯开把我胳膊绑在椅子上的胶带。

“不要！求你了！我不想死！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说！”

我能感觉到汗水往下滴，我四处看，寻找那个眼睛很奇怪的女孩——她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但我看不到她。

红汗衫把最后一片胶带撕了下来，把我揪出椅子，紧紧抓住我往门外走，力气大得能把我身上都抓淤青了。他还把我的背包扔进了垃圾桶。

“求你了！”我恳求着，“我发誓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天使的事——所有我知道的就是那些画！”

斯利戈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过身说：“除掉他！”

晚上 11:50

我激烈地踢打、尖叫，但还是被拖出了办公室，然后被拖下了楼梯。

红汗衫把我扔在那个地下油罐大张着的黑洞口边。

“不要！”我大喊。但他太强壮了，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尽管我死命挣扎，还是被他推了下去。我掉进了那个



下区域的口子。

“那是我们的废油存储罐，”斯利戈露出一脸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微笑，“看到那个油罐盖了吗？是用来把油抽出来的，随时可以抽。”

就在灯光范围外，停着一辆长途油罐车，它停得挺近，所以我能看到它。我不想知道斯利戈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这时，红汗衫已经回来了，他又把我连人带椅转了个身，这样斯利戈的脸就可以正面逼近我的脸，斯利戈凶狠地说：“听着，小子，你最好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这下我是真的被吓住了。

“你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不然我就把你扔进那个空油罐，把孔盖拧得死死的，然后我们把油罐车里的油灌进去，一直灌满。没人会去那里找你的。不过别担心，你会死得很快。”

“你要相信我说的！”我的声音发颤，全身发抖，“如果我知道什么，我会告诉你的！我发誓！”

“够了。”斯利戈说，“我受够这小子了，把他带下

认识的人——先是那个女人，现在是你！你们不断地抓我，问我这些事！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走！”

我被包装带绑着的胳膊像刀割般疼。

“如果我知道什么奇怪的天使、首饰或者谜，我会很乐意告诉你的。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走！”不管怎样，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有力、坚定。

晚上 11:43

问题一个接一个，总是同样的问题，我也把同样的答案回答了一遍又一遍。

红汗衫重重地扇了我一耳光：“你最好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说出来。”

不然会怎样？我想。

“去，把油罐的盖子打开！”斯利戈的脑袋朝外示意了一下。这时红汗衫把我连人带椅踢到窗边，粗暴地抓住我的头转过去，让我能看到下面的修车场，然后他离开了办公室，走到了屋外。下面的自动感应灯亮了，红汗衫出现在视野里，他弯下腰，掀开一个类似窞井盖的东西。那个洞像一个画在地上的漆黑的圈，露出了通向地

保镖，他穿着一套夹克衫，黑内衣，正走到我身后。

我脑子里全是爸爸信里的警告。我知道，自己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不仅要逃离警察的追捕，还身处两个犯罪团伙的中间——我就是被夹在三明治中间的那片肉。这两个团伙都想染指爸爸的秘密，两个团伙都想从我这里榨取同样的信息。最初是那个女人，现在是瓦尔肯·斯利戈。

“我们知道，你父亲在爱尔兰给你写过信。所以别费劲否认了。关于天使，他告诉了你什么？”

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天使的事，包括我自己！但我下定决心，不会告诉这些人任何东西。我挑衅地看了他一眼，但说话时声音在发抖。

“他没有说过任何天使的事。”我说。

“我们从医院得知，你父亲画了些画，寄给了你。”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我想到了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女人，詹妮弗·史密斯。

“行，让我们说点别的。你知道有件首饰吗？还有奥蒙德之谜？”

“一无所知！我听说这些事情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不

“你告诉了她什么？”他生气地慢慢重复，“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不认识她！我以为你认识！”

袋形脸变成了深紫红色。毫无预兆地，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鞋底碾着痕迹，对着其他人怒吼道：“认识她！我是认识她！你想知道我是谁？”

“不！”我喊道，“我不想知道。只要放我走！发生的一切，我对谁也不说！”

“他对谁也不会说，”红汗衫对袋形脸冷笑一声，然后转向我，“你不会是想去报警，对吧？”

我身后传来另一个声音：“他叫瓦尔肯·斯利戈，他是我们老大。”

瓦尔肯·斯利戈？这个名字很耳熟，我时不时就能在报纸和新闻上看到。瓦尔肯·斯利戈，绰号“鼻涕虫”，是个罪犯，有时提到另一个真正有名的犯罪头目默里·达勒姆时，也会提到与之有联系的斯利戈。爸爸几年前曾经拍过斯利戈的纪录片。像他这种人的名字，你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扭过头去看谁在说话，看到了另一个身材壮实的



子就在旋转，她的灰色眼睛对视着我的眼睛。她身上有种能催眠的东西……

我被推到一把椅子上，两道宽宽的强力打包带绑住我的手腕，把我捆在椅子上。挣扎没有意义，我害怕极了，心跳得飞快。

“你上次抓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我说，“那个女人问我的时候我都说了。”

“女人？什么女人？她长什么样？”长着袋形脸的男人问。

“红头发，戴紫色太阳镜。”我机械地回答。我在说什么呀？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她！

让我震惊的是，袋形脸的男人转向红汗衫：“肯定是她，她已经抓住了他！我告诉过你，行动要快！她参加了大会，他们现在可能远远赶在我们前面了。”

他们知道她？！很明显，现在有两个犯罪团伙都在追寻奥蒙德之谜的线索。

袋形脸又转向我：“那么，卡龙·奥蒙德，你都告诉她什么？”

“你是谁？”我问。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

我被拉出车子，拖上了台阶，走进了一个房间——这里看起来似乎是间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书桌和几把椅子。

我能感觉到恐惧蔓延到我的全身。上一回，我被从街上拖走，最后听到有人说要把我扔下悬崖。这回又会发生什么？我被吓住了。

我打量着这间办公室，门外走来一个身材圆滚滚的家伙。他穿着深色西装，系着一条红点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大钻石。他稀疏的头发往后梳，露出疙疙瘩瘩、汗津津的脑门，鼻子和嘴都挤作一堆，仿佛都是为了突出他那松垂的、像袋子似的脸。

“你是谁？”我大喊，试图使自己显得勇敢些，“为什么你要把我抓到这里来？”

有个女孩跟在他身后走进办公室。虽然我吓得直发抖，但仍然没法让我的视线离开她。她有一头黑发，上面缠着的无数丝带和亮闪闪的发绳像一张网。她涂着我见过的最奇怪的眼影，是绿色和金色的条纹，仿佛初升的太阳在她的眼皮上发光，她一动，绿色和金色相间的裙



“你看起来和报纸上的照片真不像，”红汗衫说，“但我们知道你是谁。”

“喂！”我又喊道，“你想干什么？”

红汗衫一把抓过了我的背包，往外掏东西翻找。

他也想要画吗？

这时我看到了司机，就是那个跟踪博吉斯的大块头。他根本不是警察。

“你是谁？”我又问了一遍，“你想要什么？”

“小子，我们老板想和你聊聊。”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为那个审问我的女人工作吗？她就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女人吗？如果是那个女人，我就有大麻烦了。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不知道的地方

晚上 11:26

我试图看看车子朝哪儿开，但我被按倒在后座上。

最后，车停了，我勉强地坐起来一点点。看起来我们到了一个工业区，那里有个修车场。司机停车等着那扇巨大的大门打开。等门开得够宽后，车子就开进去停下。